

人世

在希望的田野上

叶展韵

秩秩斯干，幽幽南山。我总是觉得，《诗经》里的这一句诗，也是我的家乡——牙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泊子村的生动写照。

我的家乡四面环山，三面有水，一年四季松树常绿，山涧溪水潺潺。

暮春的一天，我回到了小山村。村庄里，有的人家房前屋后栽上了杏树。此时的杏树，是满满的绿，苍翠欲滴。压满枝头的青杏，如珠圆润，绿如翡翠，真是“绿叶成阴子满枝”（杜牧诗）。村头的几棵银杏树，笔直参天，叶子鲜绿如仙女的团扇。站在村头的田地里，目之所及，田地里、山坡上，苹果花开，白茫茫的一片，香味浓郁，沁人心脾。苹果园中偶尔有几株桃树，花开时满树艳红。

透过苹果林，远远地看到几个塑料大棚。塑料大棚是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建的，他们不满足于年年苹果树的花开花落，他们想拥有更加绚丽多彩的春色，更加喜人的丰收成果。

柳海燕，退伍军人，三年前在村西头的田地里建起了塑料大棚，里面种植蓝莓。塑料大棚自动化控制温度，铺有地灌。我去的时候，柳海燕因熬夜一个通宵，正在休息。我与他的妻子攀谈起来，她说：“前年建的大棚，投资了二十万块钱，已经把本钱收回来了。”她正说着，来了客户订购蓝莓，她边说边用一双筷子，像夹着传世宝贝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摘下蓝莓往小塑料盒子里装。颗颗蓝莓就像蓝色玛瑙一样惹人喜爱。她说：“装蓝莓的时候一定不能把蓝莓上面的果粉弄掉，客户来收果，一看果型二看果粉。”我问她把蓝莓发往哪里，她说：“哪里的客户都有，今天的是发往上海的。”我又问她怎么想起建大棚的，她笑了笑说：“一是收入高，一天能摘个百十斤，能卖上五六千块钱。二是时间自由，照顾孩子上学方便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想一想大城市的人们能过上咱们种的蓝莓，心里也觉得挺高兴的，就觉得有一种成就感。”看得出，她对大棚科学种植蓝莓的确是蛮有心得的。

村里另一个年轻人吕进林，在村南面建有两个大棚，种植草莓。走进大棚里，只见草莓遍地，如夜晚苍穹的繁星般亮晶晶。草莓不只是红艳艳的，还有乳白色的。起初我以为草莓还没有成熟，吕进林告诉我说：“这是新品种，叫奶油草莓，奶油

草莓比红草莓还好吃。”我吃了一口，甜甜的，口舌生香。我问他收入情况，他谦虚地说：“管理差一点一年也就是十几万元，管理上心了就是二十多万元。”我问他累不累，他微笑着说：“当然累了，从元旦一直到现在，摘果卖的时候，夜里十二点就要起来摘，摘好后还要选果，选好果后再送去客户那里。”

吕进喜，村里的大队会计，他在村西头的水库南面也建了一个塑料大棚，大棚里种着大樱桃。现在正是露天大樱桃开花的季节，他的大棚里，樱桃树的枝头早已经不知不觉全被暗红色的大樱桃占满，把许多枝条都压弯了腰，眼看就要垂到地面了。大樱桃大如鸽子蛋，颜色胜过红宝石。大棚里樱桃树上绿油油的叶子衬托着深红色的大樱桃，很是赏心悦目，真是“万绿丛中点点红”。

我问吕进喜收入如何，他没有直接回答我，脸色有些疲惫地说：“今天蒙蒙亮去卖了一趟了，北京的客户来收的。午饭前还要赶紧再去卖一趟，季节不等人，大棚里的大樱桃要赶在露天的上市前卖完，这样才能卖个好价钱。”从他的话语里，我已经猜到了答案。

我想到了网上曾经流行的一句话，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我问吕进喜：“你不想着去大城市打工吗？”吕进喜说：“现在咱们农村政策这么好，实行了路面硬化户户通，家家户户也都吃上了自来水和纯净水。政府统一铺设污水管网，拉上了路灯，网络信号也满满的，这些基础设施比城市一点儿也不差。咱们村里自从建了大棚后，收入也挺好的，比在外面打工的收入还多呢！再说了，家家户户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水果了，吃菜也不用花钱，家家有菜园，都是新鲜的蔬菜。现在是城里人羡慕咱们庄稼人的生活了。”

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话语，我情不自禁地点点头，难怪这几年我要买水果寄给父母，哥哥他们都不让我买，说村里的大棚里一年到头都有水果，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去买，方便得很。

吕进喜又告诉我，现在村庄的东南西北都建有大棚了，都是村里的年轻人建的，以后还会更多。

从他的话语里听得出，村里的这些年轻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，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、日子会越来越甜的。

流年记

枕河而眠

林红宾

我有些神经衰弱，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，如烙饼一般。记得有一份报刊载文介绍，说是大凡遇上这种情况，可心无旁骛，专心致志地想象夕阳西沉的景色，构成一幅画面，让其静止不动，直到入眠。于是，我索性让大漠落日在大脑的荧屏上长时间定格，满脑子是浩瀚的沙海、金色的夕照。然而几秒钟后，我就想转换镜头，执着地要去找诱人的绿洲，去聆听那悦耳的驼铃，这一招又失灵了。尤其到了子夜时分，越急越睡不着，真乃欲速则不达，以至彻夜失眠，遂成恶习，苦不堪言。

每每这时，我总会想起当年在故乡露宿河边的情景。唉，人真是个怪物，没有享不了的福，也没有遭不了的罪。现在我住在高楼上，躺在舒适的床上，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，当年躺在故乡的河边，睡得何等香甜！

那时节已是三伏，雨水颇多，隔三岔五就下雨，庄稼长得格外葱茏，野草也在不可遏制地疯长，几天不见就遮掩禾苗遮住地皮了。生产队的活计主要是灭荒，除了锄地就是薅草，可谓人草大战。老农说野草是顽强的，最终是胜利者，人死后被埋在地下，坟丘上长满了草，锄了一辈子野草的人，到头来还是被野草压在身下。尽管如此，庄稼人只要活着，就要跟草打交道。这话颇有道理。那时，农活撵人，一直干到天黑才散工，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家走。

我吃完晚饭，不愿在家睡火炕，那火炕一日三餐做饭，烧得热烘烘的，睡上一宿，保准能捂出一身痱子。那些痱子经太阳一晒，就会又痛又痒，直往心里扎，不是人受的滋味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就扛着一块木板，来到村西的河边，拣一块干净的地方，放下木板，躺上去纳凉。

想想吧，那是何等舒适优美的环境！河风徐徐吹来，挟带着两岸苞谷花馥郁的气息，那气息有如一群婀娜的仙子，身着蝉翼般薄而透明的裙裾，从我身上飘然而过。我的头发随之微微拂动，仿佛母亲坐在身旁，为我疼爱地梳理。河水在淙淙流淌，听得见河水在岩石上绽开水花的细微声响，听得见哗哗细浪前赴后继的声音。我身边是一泓浅水，不时传来鱼儿跃出水面的泼刺声和在水边猎食的嘎吱声。

昆虫们自发组织起一支小乐

队，那“消夏小夜曲”演奏得娓娓动听，令人着迷。

蚍蚍弹起了六弦琴：“采采兮兮，采采兮兮……”

蚯蚓捧起了芦笙：“嘀噜楞楞，嘀噜楞楞……”

天牛吹奏管子：“吱——吱——”

草蛉碰响了铜钟：“叮铃——叮铃——”

青蛙欢快地拍打着手鼓：“呱呱呱，呱呱呱……”

一些不知名的小虫也积极参与，都在尽情发挥，低吟浅唱。

蝙蝠们在小河上空飞翔，仿佛身着黑纱的舞女在翩翩起舞。

侧耳聆听，远远近近全是昆虫和小虫子在演奏歌唱，整个旷野全是它们的大舞台。

瞧啊，月亮和星星倒映在河里，就像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，跟随老奶奶前来欣赏这兴趣盎然的音乐会。

看啊，明明灭灭的流萤宛若挑着小灯笼的孩子，赶来凑热闹。

我全神贯注地听着看着，一颗心沉浸在这无与伦比的艺术境界里，感到好惬意好愉悦，一天的疲劳荡然无存，不尽的活力激励着我青春的躯体。我神游八极，恍若不是红尘凡人，而是幻化成田野中一棵苞谷，或是水边一丛蒲草，与这些可爱的鸣虫一样，成为童话国度里的一位公民。

最后，昆虫们合奏了一支催眠曲，和声美妙清雅，催我安然入梦……

打那天起，我时常去河边露宿，有时约上几位伙伴。那时周围山上松林茂密，有好多野兽在山林深处繁衍生息。深更半夜，能听到村北大山里传来野兽的叫声，我和伙伴们根本不害怕，因为北山与这儿相距较远，再说大凡野兽都怕人，即便来了，见一个大活人躺在这儿，也就避而远之了。有时睡到下半夜，会有扫地风刮来，凉凉的，紧接着就会落下稀疏的雨点子，大如落枣。我猝然惊醒，赶忙爬起来。哎哟，远处天在打闪，并传来隐隐的雷声。雨打禾叶，窸窣作响。大雨就要来临，我慌忙扛起木板跑回家中……

当年露宿河边的情景和感受啊，不啻于一瓶珍藏多年的佳酿，啜上一口，唇齿留香，荡气回肠！

失眠之际，我巴不得再回故乡，再体验一番枕河而眠的感受……